

列代名人詩文選註

韓愈文選

李選

笠註

李
笠
選

韓
愈
文
選

上海北新書局出版

緒 說

唐代文學

魏晉南北朝，文是由散入駢的時代，隋唐後則是由駢歸散的時代。

自北魏蘇綽倡復古之議，作大誥，因習俗漸染既深，沒有能改變風氣。隋文帝時，李諤上書論文體，痛斥齊梁文風之弊，獲得了文帝的同情，於開皇四年詔天下公私文翰，並宜實錄。但文壇風氣有時不是強迫所能挽回。平陳以後，南方文士紛紛北來，兼以煬帝的崇尚浮靡，改革之風，不久即又消滅。故初唐後，無論詩與文，都承梁陳之習，唐書文藝傳序謂唐文章凡三變，蓋以王楊爲一變，燕許爲一變，韓柳爲一變也，羣書備考承其說有云：

王楊始霸，如麗服靚妝，燕趙歌舞，雖綺麗盈前，而殊乏風骨。燕許既興，波瀾頗暢，而駢儷猶存。韓愈始以古文爲學者倡，柳宗元翼之，豪健雄肆，相與主盟當世。下至孫樵杜牧，峻峯激流，景出象外，而窘裂邊幅。李翱劉禹錫，刮垢見奇，清動可復，而體乏渾雄。皇甫湜白居易之簡質，每見回宮轉角之旨，隨時間作……………

從這一段話裏，極可看出唐代文體之變。唐代散文，雖不如詩壇之盛，但是中國散文的革新運動，在唐代是第一次。

由四傑到韓柳

初唐四傑，在詩一方面繼承六朝，其文亦然，純然沿襲六朝駢麗風格，而其工整且有過之。四傑中能文者以王勃楊炯爲著。駱賓王傳稱：「他日崔與張說評

勃等，謂文章宏放，非常人所及，炯照鄰可以企之，說曰；不然，盈川（楊炯）官
婺州盈川令）文如懸河，酌之不竭，優於盧而不減王，恥居後信然，愧在前謙
也。」四傑中之能文者，卽在唐代作者眼光中亦推王楊二人，宋洪邁容齋四筆
云：

王勃等四子之文，皆精切有本源，其用駢麗作敘絕碑碣，蓋一時體如
此。

蓋唐初文章，未脫陳隋舊習，故四傑作風，仍沿當時體格。自陳子昂出，始發憤
自爲，今觀其集，惟諸表序猶沿排偶之習，若論事書疏之類，漸疏樸近古，及開
元初，燕許角立，始有渾茂之製，風氣一變。同時李邕亦善爲碑誌，杜甫八哀詩
所稱「碑板照四裔」者也。

唐文亦如詩，四傑之後，陳子昂始起而變之，及燕許繼作，猶雜駢麗之辭，

至於蕭李出，而後古文之規模始具。

與蕭李同時，而詩文並於當時異者又有元結，後世亦稱其古文，以爲先於韓愈者也。結字次山，河南人。少不羈，年過十七，乃折節向學，今所傳次山集十卷，蓋後人撫拾散佚而編之，非其舊本。結文章戛戛自異，變排偶綺靡之習，晁公武謂其文始古鐘磬，不諧俗耳。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。蓋唐文在韓愈以前，能毅然自爲者自結始。

韓柳的復古運動

唐代古文運動，首推昌黎韓愈，而其端緒則開自蕭李諸人，皆韓氏之先河，其功不可沒也。不過，在散文方面獲得最大的成功者當然首推韓柳，所以後來唐代散文的興起，歸功於韓柳。

愈字退之，鄧州南陽人，三歲時，隨伯兄會官嶺表，嫂鄭氏鞠之，愈自知讀書，通六經百家諸子，舉進士第。後官至吏部侍郎。

每自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、太史公、劉向、揚雄後，作者不世出，故探究原，卓然樹立，成一家言。其文奧衍宏深，沛然不可禦，造端置詞，要皆不蹈襲前人，從愈遊者如孟郊、張籍，亦皆有名於時。門下李翱李漢皇甫湜等從而效之，皆不及遠甚。

昌黎對於文學的運動，其異於前者，就是他不僅從小地方——文章體裁——着手，他不但注意外形的復古，而且注意到文章的所以形成，能向源頭上用力，這是他對於文學運動異於前人的地方。

講到文學的所以形成，不能不回溯到思想方面的變化，漢代是儒家統一的時代，魏晉是黃老漸盛，道家與儒家中分天下的時代。六朝以後，佛又盛行於中

士，於是成了鼎立而三的局面，至唐代後而三教並隆。唐代尊老子，而釋氏諸宗亦漸備於中土，故道教佛教在唐代時爲盛。然對於儒家亦極推崇。唐初之修五經正統後世言經學者宗之，而唐代相臣亦多當時名儒，此爲儒家在歷史上再次伸張其勢力的時候。韓昌黎之推崇六經，痛斥佛教，卽爲最有力之表現，所以他說：『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視，非聖人之意不敢存。』他的進學解中自周誥殷盤下一段文字，是他自道文學的出處。

他既主張以六經之文爲倡，所以說：『爲文宜師古聖賢人』（答劉正夫書）不但師其文，而且要師其人，所以他極注意於文學的修養，『養其根而俟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，行之乎仁義之途，遊之詩書之源，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。』他是怎樣的本末並重，想在肥沃培養中，開出燦爛輝煌的花；所以，昌黎在文學的改革上，是開導的一員大將，在道佛並盛的時代，是儒家一位護法功臣。他的文

章雄肆奇絕，尤其所長者則爲傳記敘事一類文字。

至於他的地位到了蘇軾的韓文公碑，遂成了千餘年來的定論；

匹夫而爲百世師，一言而爲天下法，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，關盛衰之運。自東漢以還，道喪文弊，歷唐貞開元而不能救，獨公談笑而麾之，天下靡然從公，復歸於正，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濟天下之溺，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？

韓愈的文學觀

他的論文主張，抱定隨波逐流者不傳，特立獨行者傳。與世浮沈者不傳，能自樹立者傳。我們看他答劉正夫書所言。

夫百物朝夕所見者，人皆不注視也。及觀其異者，則共觀而言之。夫文，豈

異於是乎？漢朝人莫不能爲文，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。然則用功深者，其收名也遠。若皆與世沈浮，不自樹立，雖不爲當時所怪，亦必無後世之傳也。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，然其所珍愛，必非常物。夫君子之於文，豈異於是乎！

今後進之爲文，能深探而力取之，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，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，必自於此，不自於循常之徒也。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，用則必尙其能者。能者非他，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。（韓昌

黎集十八

『能自樹立不因循』卽是他的特性，原來他的文學批評所以欲一反當時風尙者，不外欲不循常而已。欲不循常而其道無由，於是取法於古。取法於古則不隨俗矣。不隨俗則能自樹立矣。能自樹立而猶不因循，不甘暴棄，則『用功深者其收

名也遠。」所以這樣的取法於古，是革新而不是反舊。而這樣的爲當時所怪，也是特出流俗，而不是背道而馳。惟「異」，纔可以進於「能」；亦惟「能」，纔可以稱其「異」。其作品之能成功者在是，其批評之有價值者也在是。

他的論文主張雖重在宗經則古，而同時也兼主明道。其進學解云：

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，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；記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鉤其元；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。焚膏油以繼晷，恆兀兀以窮年。先生之業，可謂勤矣。觝排異端，攘斥佛老，補苴罅隙，張皇幽渺。尋墜緒之茫茫，獨旁搜而遠紹；障百川而東之，迴狂瀾於既倒。先生之於儒，可謂有勞矣。沈浸醲郁，含英咀華，作爲文章，其書滿家。上規姚姒，渾渾無涯。周誥殷盤，佶屈聱牙。春秋謹嚴，左氏浮誇。易奇而法，詩正而葩。下逮莊騷太史所錄。子雲相如，同工異曲。先生之於文，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。

矣。（韓昌黎集十二）

這段自述，至爲重要。可爲韓愈用力於文之證，亦可謂韓門設教之方。他是這樣傳道授業，二者並重的，所以他的教人，雖重在文，而不離於道。他以爲爲什麼要學文？就因爲道。如云：

愈之所志於古者，不惟其辭之好，好其道焉爾。（答李秀才書）

愈之爲古文，豈獨取其句讀，不類於今者耶？思古人而不得見；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。通其辭者，本志乎古道者也。（題歐陽生哀辭後）

他又以爲什麼要作文？也因爲道。如云：

讀書以爲學，續言以爲文，非以誇多而鬥靡也。蓋學所以爲道，文所以爲理也。苟行事得其宜，出言得其要，雖不吾面，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。（送陳

秀才彤序）

這樣爲道而學文，爲道而作文，所以有類於道學家的主張了。

韓愈對於文與道的態度與道學家不同。韓愈是因文而及道，道學家是求道而忽文。一個是體會有得，一個則得魚忘筌。韓愈答劉正夫書云：

或問爲文宜何師？必謹對曰：「宜師古聖賢人。」曰：「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，辭皆不同，宜何師？」必謹對曰：「師其意不師其辭。」又問曰：「宜易宜難？」必謹對曰：「無難易，唯其是爾。」

這正是他因文及道的一種說明。在當初，不過爲文師古聖賢人而已，其後始進到師其意不師其辭。能師其意則能辨其是非，而於道也自然有所得了。這種態度，在道學家看來是倒學，因爲所謂「師其意」云者正不必爲了「爲文」的緣故。

這猶是說「爲文」所下的工夫。待到既有所得，發而爲文，則「爲文」的作用，在道學家看來是載道，在古文家說來是明道。載道則文是道的工具，明道則

文是道所流露。這是作文而歸於道的工夫。所謂『卒澤於仁義道德，炳如也』。
韓愈答尉遲生書云：

夫所謂文者，必有諸其中，是故君子慎其實，實之美惡，其發也不揜，本深而末茂，形大而聲宏，行峻而言厲，心醇而氣和，照晰者無疑，優游者無餘，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；辭不足不可以爲文。（韓昌黎集十五）

一方面因文而及道，一方面作文而歸於道，這是他的文道合一說。

明白他的文道合一說，然後可以進窺他的論文之精義。其送高閑上人序云：苟可以寓其巧智，使機應於心，不挫於氣，則神完而守固；雖外物至，不膠於心。堯舜禹湯治天下，養叔治射，庖丁治牛，師曠治音聲，扁鵲治病；僚之於丸，秋之於奕，伯倫之於酒，樂之終身不厭，奚暇外慕！夫外慕徙業者，皆不造其堂，不濟其闕者也。（韓昌黎集二十一）

這一節話頗爲重要。姚鼐古文辭類纂謂「韓公此言，本自狀所得於文事者。」曾國藩求闕齋日記更爲闡發之云：「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；莊子養生主之說也。不挫於物，自謙之候也；孟子養氣章之說也。不挫於物者，體也，道也，本也；機應於心者，用也，技也，末也。韓公之於文，技也進乎道矣。」這些話都極恰當。確可用以自狀其所得於文事者，確也可看出他論文主張之融合莊孟二家而治於一情。因爲這正是所謂『能自樹立不因循』的注解。不挫於物則能自樹立矣；機應于心，則又正從不因循得來。一以見信道之堅，一以見學文之功，所以此文雖是指書法而言，而其理却可通於文藝。如其不信，請再看他的答李翊書一文。他說：

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，則無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利。養其根而竢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。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晔；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

也。

抑又有難者：愈之所爲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。雖然，學之二十餘年矣！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；處若忘，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；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惟陳言之務去，憂憂乎其難哉！其觀於人，不如其非笑之爲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猶不改，然後識古書之真僞，與雖正而不至焉者，昭昭然白黑分矣。而務去之，乃徐有得也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汨汨然來矣。其觀於人也，笑之則以爲喜，譽之則以爲憂，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然後浩乎其沛然矣。

吾猶懼其雜也，迎而距之，平心而察之，其皆醇也，然後肆焉。雖然，不可以不養也，行之乎仁義之途，游之乎詩書之源，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，

終吾身而已矣。

氣，水也；言，浮物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。氣之與言，猶是也。

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，雖如是，其敢自謂幾於成乎？（韓昌

黎集十六）

這一節很重要，韓愈文學批評之精義，悉萃於是；不過因其行文反覆曲折，所以昔人雖知其重要，而罕見有能闡發之者。實則若以此文與送高閑上人序互比證，便可互相映發。此文中最重要之兩句，即是『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』十字，其餘緒論，多不過爲此二語之註脚耳。所謂『無望其速成』者，即不循之意；即『游之乎詩書之源』，而無絕其源之謂也。韓愈自謂學之二十餘年，即不望速成之例證。能如是，便到神的境界，所謂『汨汨然來矣』。此則機應於心之說也。究其意，實本於莊子。所謂『無誘於勢利』者，即『能自樹立』之意；即

『行之乎仁義之途』，而無迷其途之謂也。韓愈自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云者，又既不迷其途之例證。能如是，自能『識古書之真僞，昭昭然白黑分矣』。積極方面能不迷其途，斯消極方面無人之見存，不至隨人笑譽以爲喜憂，此則不挫於物之說也。無人之見存而能不挫於物，則神完守固，便到浩氣流行的境界，所謂『浩乎其沛然矣』；又所謂『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也』。而所以致此氣盛言宜之故，即在積極方面的無迷其途，所以謂『其皆醇也然後肆焉』。這又不是孟子所謂『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』之意嗎？杜甫論詩，很能融會莊子論神，孟子論氣之說而爲一；韓愈則言之更明，蓋亦自然之機運然歟！

師說

古之學者必有師。師者，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爲惑也終不解矣。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固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；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；吾師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？是故無貴、無賤，無長、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。

嗟乎！師道之不傳也久矣；欲人之無惑也難矣。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，猶且從師而問焉；今之衆人，其下聖人也亦遠矣，而恥學於師，是故聖益聖，愚益愚；聖人之所以爲聖，愚人之所以爲愚，其皆出於此乎！

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；於其身也則恥師焉，惑矣！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

其句讀者，非所謂傳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；或師焉，或不焉；小學而大遺，吾未見其明也。

巫醫樂師百工之人，不恥相師；士大夫之族，曰「師」曰「弟子」云者，則羣聚而笑之。問之，則曰：「彼與彼，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」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。嗚呼！師道之不復可知矣！巫醫樂師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歟！

聖人無常師：孔子師郯子、苻弘、師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，其賢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。」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。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如是而已。

李氏子蟠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藝經傳皆通習之；不拘於時，學於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師說以貽之。

●孔子師邾子萇弘師襄老聘 史記曰：「孔子至周，問禮于老聃，訪樂于萇弘，學鼓琴于師襄子。」左氏傳曰：「邾子來朝，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。」●三人行二句 見論語，惟論語無則字。●六藝經傳 六藝易書詩禮春秋樂也，樂至漢而亡，故又稱五經，五經各有經有傳，傳者所以申釋經義者也，如春秋經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，而禮經各有禮記爲之傳也。

進學●解

國子●先生，晨入太學。招諸生立館下誨之。曰：「業精於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思，毀于隨。」方今聖賢相逢●，治具畢張。拔去兇邪，登崇峻●良。占小善者率以錄●，名一藝者無不庸。爬羅剔抉，刮垢磨光。蓋有幸而獲選，孰云多

而不揚①。諸生業思不能精，無患有司之不明；行思不能成，無患有司之不公。言未既，有笑于列者。曰：「先生欺余哉！弟子事先生，于茲有年矣。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，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。記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鉤其玄。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。焚膏油以繼晷，恆兀兀以窮年。先生之業，可謂勤矣。觝排異端，攘斥佛老，補苴罅漏②，張皇幽眇③。尋墜緒之茫茫，獨旁搜而遠紹④。障百川而東之⑤，迴狂瀾於既倒。先生之於儒，可謂有勞矣。沈浸醲郁，含英咀華，作為文章，其書滿家。上規姚姒⑥，渾渾⑦無涯。周諮殷盤，佶屈聲牙⑧。春秋謹嚴，左氏浮誇，易奇而法，詩正而葩。下逮莊騷，太史所錄，子雲相如，同工異曲⑨。先生之於文，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。少始知學，勇於敢爲。長通於方，左右具宜。先生之於爲人，可謂成矣。然而公不見信於人，私不見助於友。跋前躓後⑩，動輒得咎。暫爲御史，遂竄南夷⑪。三年博士⑫，冗

不見治。命於仇謀①，取敗幾時。冬煖而兒號寒，年豐而妻啼飢。頭童齒豁，竟死何裨。不知慮此，而反教人爲！」先生曰：「吁，子來前。夫大木爲杗②，細木爲桷③，欂櫨侏儒④，椳闔扂楔⑤，各得其宜，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。玉札丹砂，赤箭青芝，牛溲馬勃，敗鼓之皮⑥，俱收並蓄，待用無遺者，醫師之良也。登明選公，雜進巧拙，紆餘爲妍，卓犖爲傑⑦。校短量長，惟器是適者，宰相之方也。昔者孟軻好辯，孔道以明，轍環天下，卒老于行。荀卿守正，大論是弘。逃讒于楚，廢死蘭陵⑧。是二儒者，吐辭爲經，舉足爲法，絕類離倫，優入聖域，其遇於世何如也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⑨其統，言雖多而不要其中，文雖奇而不濟於用，行雖修而不顯於衆。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。子不知耕，婦不知織。乘馬從徒，安坐而食。踵常途之促促，窺陳編以盜竊。然而聖主不加誅，宰臣不見斥，非其幸歟。勳而得謗，名亦隨之，投閑置散，乃分之宜。若夫商財賄

之有亡，計班資之崇庠⑤。忘己量之所稱，指前人之瑕疵。是所謂詰⑥匠氏之不以杙爲榼⑦，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，欲進其豨苓也⑧。

⑤進學 使學有所進步之義也。

⑥國子 愈再爲國子博士，既才高數黜，

官又下遷。乃作進學解以自喻。⑦行成于思毀于隨 言德行之成在于深

思，其毀也則在于隨人附和也。⑧聖賢相逢 聖指當時在位之君，其明如

聖。賢指佐命之臣，其明如賢也。

⑤峻 俊之借字。⑥占小善句 占

有也。一有小善，率皆錄用。⑦蓋有幸而二句 猶言誠有運幸而得獲選

者，然無多才藝而不彰揚之人。⑧兀兀 巖岸不移之貌。⑨補苴罅漏

苴亦補也。言苴補其罅隙落漏之處。⑩張皇幽眇 張皇徘徊往來之貌，在

于幽微緬眇之地徘徊往來也。⑪紹 繼也。⑫障百川而東之 言障堤百

川，使之東歸于海也。⑬姚姒 姚堯姓，姒禹姓。⑭渾渾 深厚之貌。

①周誥殷盤二句 周誥指尙書大詔酒詔召詔諸篇，皆周時典訓也。殷盤尙書盤庚三篇，皆殷之典訓也。佶屈不伸舒貌，聲牙猶嚴齟齬，艱蹇貌。 ②春秋八句 春秋謹嚴，言春秋之文，謹慎精言也。左氏浮誇，言左邱明之春秋傳，語多浮華誇飾也。易奇而法，言易之文奇譎而有至理。詩正而葩，言詩經之文無邪而又華美也。下逮莊騷下及于莊子離騷之文，太史所錄太史公司馬遷之史記也。子雲相如有漢文學家。 ③跋前踬後 詩狼跋其胡，載寔其尾，踬與寔通。跋去其前，而又寔礙其後。 ④暫爲御史二句 謂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，以事謫爲陽山令也。 ⑤三年博士 愈元和元年六月爲博士，四年六月遷都官，蓋三年也。 ⑥言命與仇謀 言命與仇相謀不離也。 ⑦宋 說文宋室大梁也。 ⑧桷 椽也。 ⑨榑 榑檀侏儒 爾雅：「榑柱也，榑柱上附，侏儒梁間短木也。」 ⑩榑 榑閭居榑 榑戶榑也，閭戶榑之在地

者，音魚列反，唇音徒點切，關壯也，楔音屑，門兩傍木也。⑤玉札丹砂

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 皆藥物也。玉札卽地榆，亦作玉鼓。赤箭草

名，狀如箭筈，色青赤，俗名天麻。牛溲卽車前草也。馬勃菌名，樹木

腐敗，則生，磨末可作藥。⑥紆餘爲妍卓犖爲傑 紆餘舒遲貌，紆餘爲

研，卽委蛇自得之義。卓犖高明之義。⑦逃讒于楚二句 史記孟荀列傳：

「荀卿遊于齊，三爲祭酒。齊人或讒荀卿，荀卿乃適楚，春申君以爲蘭陵

令，而荀卿因家蘭陵。」⑧繇 同由。⑨痺 同卑，下也。⑩詰

責也。⑪匠氏之不以杙爲榼，杙槩也，榼柱也。杙小而榼大，小不能代

大也。⑫訾醫師以昌陽永年二句 昌陽卽菖蒲，豬苓卽豬苓也，按昌陽非

永年之物，豬苓爲延生之藥，欲以昌陽易醫者之豬苓，是謂顛倒是非矣。

原 人

形於上者謂之天，形於下者謂之地，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。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，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，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。曰：「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？」曰：「非也！」指山而問焉，曰：「山乎？」曰：「山！」可也！山有草木禽獸，皆舉之矣。指山之一草而問焉，曰：「山乎？」曰：「山！」則不可。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。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。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，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，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。主而暴之，不得其爲主之道矣。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，篤近而舉遠。

原道

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，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。仁與義爲定名，道與德爲虛位；故道有君子小人，而德有凶有吉。

老子之小仁義，非毀之也，其見者小也。坐井而觀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小也；彼以煦煦爲仁，孑孓爲義，其小之也則宜。其所謂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謂道也；其所謂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謂德也。凡吾所謂道德云者，合仁與義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，去仁與義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

周道衰，孔子沒，火于秦，黃老于漢，佛于晉魏梁隋之間。其言道德仁義

者，不入於楊，則入於墨^①；不入於老，則入於佛；入於彼，必出於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。入者附之，出者汙之。噫！後之人，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孰從而聽之？老者曰：『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^②。』佛者曰：『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^③。』爲孔子者^④，習聞其說，樂其誕而自小也，亦曰『吾師亦嘗師之』云爾。不惟舉之於其口，而又筆之於其書。噫！後之人，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其孰從而求之？甚矣人之好怪也！不求其端，不訊其末，惟怪之欲聞。

古之爲民者四，今之爲民者六^⑤；古之教者處其一，今之教者處其三。農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；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；賈之家一，而資焉之家六；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！

古之時，人之害多矣。有聖人者立，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；爲之君，爲之師；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。寒，然後爲之衣；飢，然後爲之食；木處而顛

①，土處而病也，然後爲之宮室；爲之工以贍其器用；爲之賈以通其有無；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；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；爲之樂以宣其漣鬱②；爲之政以率其怠倦；爲之刑以鋤其強梗；相欺也，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，相奪也，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；害至而爲之備；患生而爲之防。今其言曰：『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；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③。』嗚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！

如古之無聖人，人之類滅久矣。何也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，無爪牙以爭食也。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，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絲，作器皿，通貨財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則失其所以爲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則失其所以爲臣；民不出粟米麻絲，作器皿，通貨財，以事其上，則誅。今其法曰，必棄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相養之道④，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。嗚呼！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；其亦

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。帝之與王，其號雖殊，其所以爲聖一也；夏葛而冬裘，渴飲而飢食，其事雖殊，其所以爲智一也。今其言曰，曷不爲太古之無事。是亦責冬之裘者曰，曷不爲葛之之易也；責飢之食者曰，曷不爲飲之之易也。

傳曰：『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，將以有爲也。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，滅其天常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春秋也，諸侯用夷禮則夷之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。經曰：『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。』詩曰：『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。』今也舉夷狄之法。而加之先生之教之上，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！

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？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，由是而之之謂道，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。其文詩書易春秋；其法禮，樂，刑，政；其民士，農，工，賈；其位君，臣，父，子，師，友，賓，主，昆，弟，夫，婦；其服麻絲；其居宮，室；其食粟，米，果，蔬，魚，肉；其爲道易明，而其爲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爲己，則順而祥；以之爲人，則愛而公；以之爲心，則和而平；以之爲天下國家，無所處而不當。是故生則得其情，死則盡其常；郊禘焉而天神假，廟○焉而人鬼饗。曰，斯道也，何道也？曰，斯吾所謂道也，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。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。軻之死，不得其傳焉；苟與揚○也，擇焉而不精，語焉而不詳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爲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爲臣，故其說長。

然則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，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。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，鰥，寡，孤，獨，廢疾者有養也，其亦庶乎其可也。

①原道 原本也，道人所由也。各家說不同，韓愈之所謂道，則指仁義之途。②之焉 之字訓往也。③老子非毀仁義 道德經有絕仁棄智之言。

④熙熙 溫和之貌，子子獨特之狀。⑤火于秦下三句 言孔子仁義之學，

爲秦火所毀，至漢則文景竇后皆好黃老之學，以爲治國之法。仁義遂爲黃老所勝。至晉以後，佛教入中國，而儒又爲佛教所奪也。⑥楊墨 楊朱墨

翟也，其說與孔子相反。⑦孔子吾師之弟子句 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問禮

于老聃。⑧爲孔子者 猶言爲孔子之學者也。⑨爲民者六 士農工商爲

古之四民，道士釋僧，在四民之外，自爲兩種人，故曰六也。下諸言六者，皆同。⑩木處而顛 顛墮也，言上古人居于樹，有顛墮之患也。⑪湮鬱

不通利，字或作伊鬱。又與游邑於悒皆爲聲之轉。⑤聖人不死大盜不止

四句 見莊子。⑥棄而君臣下三句 三而字汝也。⑦古之欲明明德十句

見禮記大學篇。⑧孔子之作春秋也三句 言春秋書法。諸侯有用夷禮

者，則以四夷之人待之，四夷之人，有用中國之禮者，則以中國之人待之

也。⑨夷狄之有君二句 見論語。⑩戎狄是膺二句 見詩經大雅。⑪

郊祭天也。⑫廟立廟以祭祀祖先也。⑬苟與揚苟卿揚雄也。苟卿

戰國末年人，有荀子一書，言儒家之道。揚雄西漢人，擬易作太玄，擬論語

作法言。亦言儒學者。

原性^①

性也者，與生俱生也；情也者，接於物而生也。性之品有三，而其所以爲性者五；情之品有三，而其所以爲情者七。

曰：『何也？』曰：『性之品有上，中，下，三：上焉者，善焉而已矣；中焉者，可導而上下也；下焉者，惡焉而已矣。其所以爲性者五：曰仁，曰禮，曰信，曰義，曰智。上焉者之於五也，主於一^②而行於四；中焉者之於五也，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^③，其於四也混；下焉者之於五也，反於一而悖於四。性之於情視其品：情之品有上，中，下，三；其所以爲情者七：曰喜，曰怒，曰哀，曰懼，曰愛，曰惡，曰欲。上焉者之於七也，動而處其中^④；中焉者之於七也，有

所甚，有所亡，然而求合其中者也；下焉者之於七也，亡與甚，直情而行者也。

⑤。情之於性視其品：孟子之言性曰：「人之性善；」荀子之言性曰：「人之性

惡；」揚子之言性曰：「人之性善惡混；」夫始善而進惡，與始惡而進善，與始

也混而今也善惡，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，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。叔魚之生

也，其母視之，知其必以賄死⑥；楊食我之生也，叔向之母聞其號也，知必滅其

宗⑦；越椒之生也，子文以爲大戚，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⑧；人之性果善乎？后

稷之生也，其母無災，其始匍匐也，則岐岐然，嶷嶷然⑨；文王之在母也母不

憂，既生也傳不勤，既學也師不煩⑩；人之性果惡乎？堯之朱，舜之均，文王之

管蔡⑪，習非不善也，而卒爲姦；瞽叟之舜，鯀之禹⑫，習非不惡也，而卒爲聖

人；人之性善惡果混乎？故曰，三子之言性也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，得其一

而失其二者也。」

曰：『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？』曰：『上之性就學而愈明，下之性畏威而寡罪；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，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。』

曰：『今之言性者異於此，何也？』曰：『今之言者，雜佛老而言也；雜佛老而言者，奚言而不異？』

①性 孟子言人性善，荀子言人性惡，揚子言人性善惡混。愈作原性一文，取三家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言，創爲人性有上中下之殊云云，餘詳篇中。

②主于一 此一指仁信五者中之仁言。下同。 ③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 兩

少字訓稍，則訓卽，言不稍存乎仁，卽是稍畔離乎仁義，既畔離于仁，則于其他四德，混然不辯矣。 ④處其中 猶言得其中，和不過不及也。 ⑤

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 直猶今俗言只是。此言不及與過甚者之下者，只是情動，而無性存于中也。 ⑥叔魚句 國語叔魚生，其母視之，曰：是虎目而

豕啄，爲肩而牛腹，谿壑可盈，是不可壓，必以賄死。④楊食我三句 昭

公二十八年，左傳叔向生子白石，叔向之母視之，及堂，聞其聲而還，曰，是豺狼之聲也，狼子野心，非是莫喪羊舌氏矣。至是果滅。伯石，食我字也，食采于楊，故號楊食我。⑤越椒三句 左傳宣公四年，楚司馬子良生

子越椒，子文曰：「必殺之，是子也，熊虎之狀，而豺狼之聲，弗殺，必滅若敖氏矣。」子良不可。子文以爲大戚，曰，鬼猶求食，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。⑥后稷之生五句 見詩經大雅生民篇。⑦文王之在母也數句 見詩

大雅文王，史記周本紀。⑧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 堯之子丹朱，舜之

子商均，文王之子管叔蔡叔，皆不肖。⑨瞽叟之舜緜之禹 瞽叟乃舜父，

緜乃禹父，皆父爲不道，而子爲賢聖。

原毀

古之君子，其責己也重以周；其待人也輕以約。重以周，故不怠。輕以約，故人樂爲善。

聞古之人有舜者；其爲人也，仁義人也。求其所以爲舜者，責於己，曰：「彼人也，予人也，彼能是，而我不能是。」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舜者，就其如舜者。聞古之人有周公者；其爲人也，多才與藝人也，求其所以爲周公者，於己，曰：「彼人也，予人也，彼能是，而我不能是。」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周公者，就其如周公者。舜大聖人也，後世無及焉。周公大聖人也，後世無及焉。是人也，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，吾之病也。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！其於人也，曰：

「彼人也，能有是，是足爲良人矣。能善於是，是足爲藝人矣。」取其一，不責其二。卽其新，不究其舊，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。一善易修也，一藝易能也，其於人也，乃曰能有是，是亦足矣。曰能善是，是亦足矣。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！

今之君子則不然。其責人也詳，其待己也廉。詳故人難於爲善，廉故自取也少。己未有善，曰我善是，是亦足矣。己未有能，曰我能是，是亦足矣。外以欺於人，內以欺於心。未少有得而止矣。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！其於人也，曰彼雖能是，其人不足稱也。彼雖善是，其用不足稱也。舉其一，不計其十，究其舊，不圖其新。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。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！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。吾未見其尊己也。

雖然，爲是者有本有原，怠與忌之謂也。怠者不能修，而忌者畏人修。吾嘗

試之矣。嘗試語於衆曰：「某良士，某良士，」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。不然，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，不然則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強者必怒於言，懦者必怒於色矣。又嘗語於衆曰：「某非良士，某非良士，」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，不然則其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，不然則其畏也。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，懦者必說於色矣。是故事修而謗興，德高而毀來。

嗚呼！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，道德之行，難已！將有作於上者，得吾說而存之。其國家可幾而理歟？

答崔立之書

斯立足下。僕見險不能止，動不得時，顛頓狼狽，失其所操持，困不知變，

以至辱於再三。君子小人之所憫笑，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。足下猶復以爲可教，貶損道德，乃至手筆以問之；扳援古昔，辭義高遠，且進且勸，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。雖僕亦固望於吾子，不敢望於他人者耳。然尙有似不相曉者。非故欲發余乎？不然，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。不能默默，聊復自明。

僕始年十六七時，未知人事。讀聖人之書，以爲人之仕者，皆爲人耳，非有利乎己也。及年二十時，苦家貧，衣食不足，謀於所親。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。及來京師，見有舉進士者，人多貴之。僕誠樂之，就求其術。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。僕以爲可無學而能，因詣州縣求舉。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，四舉而後有成，亦未卽得仕。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，人尤謂之才，且得美仕。就求其術，或出所試文章，亦禮部之類，私怪其故，然猶樂其名。因又詣州府求舉，凡二試於吏部，一旣得之，而黜於中書。雖不能仕，人或謂之能焉。退自取

所試讀之，乃類於俳優者之辭，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。既已爲之，則欲有所成就，書所謂「恥過作非」者也。因復求舉，亦無幸焉。乃復自疑，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，及得觀之，余亦無甚愧焉。

夫所謂博學者，豈今之所謂者乎？夫所謂宏辭者，豈今之所謂者？誠使古之豪傑之士，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，進于是選，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。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，競於蒙昧之中，僕必知其辱焉。然彼五子者，且使生於今之世，其道雖不顯於天下，其自負何如哉？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，而爲之憂樂哉！

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，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，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。其他可否，自計已熟，誠不待人而後知。

今足下乃復比之於獻玉者，以爲必俟工人之剖，然後見知於天下。雖兩刖

足^①不爲病。且無使勅^②者再尅。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。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？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，尤非相悉之辭也。僕之玉固未嘗獻，而足固未嘗刖。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。

方今天下風俗，尙有未及於古者。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。主上不得怡，而宰相以爲憂。僕雖不賢，亦且潛究其得失，致之乎吾相，薦之乎吾君。上希卿大夫之位，下猶取一障而乘之。若都不可得，猶將耕於寬閑之野，釣於寂寞之濱。求國家之遺事，考賢人哲士之終始。作唐之一經，垂之於無窮。誅姦諛於既死，發潛德之幽光。二者將必有一可。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？再尅之刑。信如何也。

士固信於知己，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，愈再拜。

①崔立之 字斯立。貞元四年進士。唐制進士禮部，既登第後，吏部試之，

中其程。然後命之官。愈貞元八年第進士。至是三試吏部不售。斯立以書勉之。而愈以書答之。①扳音攀。②忸怩不自安也。③蒙昧不明也。④斗筭論語：「斗筭之人，何足算也。」斗筭皆器之小者，以喻人之小者。⑤獻玉刖足卞和獻玉刖足事，見韓非子。⑥勅音渠京切，強也。

與馮宿①論文書

辱示初筮賦，實有意思；但力爲之，古人不難到。但不知直似古人，亦何得於今人也！

僕爲文久，每自測，意中以爲好，則人必以爲惡矣；小稱意人亦小怪之，大

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。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，下筆令人慚。及示人，則人以爲好矣；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，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矣。不知古人直何用於今世也！然以俟知者知耳。

昔揚子雲●著太玄，人皆笑之。子雲之言曰：『世不我知，無害也。後世復有揚子雲，必好之矣。』子雲死近千載，竟未有揚子雲，可歎也！其時桓譚●亦以爲雄書勝老子。老子未足道也，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乎！此未爲知雄者。其弟子侯芭頗知之，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。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，不知其人果如何耳。以此而言，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；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質諸鬼神而無疑耳。足下豈不謂然乎？

近李翱●從僕學文，頗有所得。然其人家貧多事，未能卒其業。有張籍者，年長於翱，而亦學於僕，其文與翱相上下。一二年業之，庶幾乎至也。然閱其棄

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，以爭名於時也。

久不談，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，故復發憤一道。

愈再拜。

①馮宿

字拱之。婺州東陽人。與愈爲同年進士。

②揚子雲

揚雄字子

雲。蜀人。有文學。倣易作太玄。倣論語作法言。當時頗有笑之者。

③桓

譚字君山，後漢相人。編習五經，能文章，尤好古學。光武時用薦拜議郎

給事中。上疏陳政事，帝欲以識決事，譚直言識之非。帝怒，出爲上安郡

丞。忽忽不樂，道病卒。著書二十九篇。言當時事。名新論。④李翱唐

成紀人。字習之。貞元進士，屢官考功員外郎。性峭鯁。嘗面折宰相李逢

吉過。出爲廬州刺史。後拜中書舍人。嘗從愈學爲文。

與孟東野書

與足下別久矣，以吾心之思足下，知足下亦懸懸於吾也。各以事牽，不可合。并其於人人，非足下之爲見，而又日與之處，足下知吾心樂否也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？言無聽也，唱無和也，獨行而無徒也，是非無所與同也，足下知吾心樂否也？

足下才高氣清，行古道，處今世，無田而衣食，事親左右無違，足下之用心勤矣！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！混混與世相濁，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，足下之道，其使吾悲也！

去年春，脫汴州之亂，幸不死，無所歸，遂來於此。主人與吾有故，

哀其窮，居吾於符離^④睢^⑤上。及秋，將辭去，因被留以職事。默默在此，行一年矣。到今年秋，聊復辭去。江湖，余樂也，與足下終幸矣！

李習之^⑥娶吾亡兄^⑦之女，期在後月，朝夕當來此。張籍^⑧在和州^⑨居喪，家甚貧。恐足下不知，故具此白，冀足下一來相視也。自彼至此雖遠，要皆舟行可至，速圖之，吾之望也！

●孟東野 名郊，唐武康人，嘗隱居嵩山，乃韓愈生平好友。 ●汴州之亂

汴州，即今河南開封縣。按貞元十三年（公元七九七年），董晉爲宣武節度副大使，駐汴州，愈在其幕中。十五年二月，董晉死，所部軍即乘喪作亂。 ●主人 按即張建封，時官徐泗濠節度使，駐徐州。愈應張建封之辟，爲徐州節度推官。 ●符離 秦代所置縣名，即今安徽宿縣。 ●睢水名，源出河南永城縣，東南流入安徽，經宿縣、靈璧縣，入江蘇境。 ●

李習之 名翱，唐趙郡人（一作成紀人）；習之工文章，嘗師事韓愈。⑦

亡兄 按所指即韓弇，爲雲卿子，愈從兄。⑧ 張籍 字文昌，唐烏江人。

舉進士，愈嘗薦爲國子博士。⑨ 和州 即今安徽和縣。

與崔羣⑩書

自足下離東都，凡兩度枉問，尋承已達宣州，主人仁賢⑪，同列皆君子，雖抱羈旅之念，亦且可以度日。無人而不自得，樂天知命者，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。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，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⑫耶！宣州雖稱清涼高爽，然皆大江之南，風土不並於北。將息之道，當先理其心。心閒無事，然後外患不入，風氣所宜，可以審備，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。足下之賢，雖在窮約，猶能不

故其樂；況地至近，官榮祿厚，親愛盡在左右者邪！所以如此云云者，以爲足下賢者，宜在上位；託於幕府，則不爲得其所，是以及之，乃相親重之道耳，非所以待足下者也。

僕自少至今，從事於往還朋友間，一十七年矣，日月不爲不久；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，人非不多；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；或以事同，或以藝取，或慕其一善，或以其久故，或初不甚知，而與之已密，其後無大惡，因不復決捨，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，而於己已厚，雖欲悔之不可；凡諸淺者，固不足道，深者止如此。至於心所仰服，考之言行而無瑕尤，竊之闔奧而不見畛域，明白淳粹，輝光日新者，惟吾崔君一人。

僕愚陋無所知曉，然聖人之書，無所不讀，其精麤巨細，出入明晦，雖不盡識，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。以此而推之，以此而度之，誠知足下出羣拔萃，無

謂僕何從而得之也。與足下情義，寧須言而后自明邪！所以言者，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，不置白黑於胸中耳。既謂能粗知足下，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，亦過也。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，抑猶有可疑者。僕謂之曰：『何疑？』疑者曰：『君子當有所好惡，好惡不可不明，如清河者，人無賢愚，無不說其善，伏其爲人，以是而疑之耳。』僕應之曰：『鳳皇芝草，賢愚皆以爲美瑞；清天白日，奴隸亦知其清明。譬之食物，至於遐方異味，則有嗜者有不嗜者；至於稻也，粱也，膾也，炙也，豈聞有不嗜者哉。』疑者乃解。——解不解，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。

自古賢者少，不肖者多。自省事以來，又見賢者恆不遇，不賢者比肩青紫；賢者恆無以自存，不賢者志滿氣得；賢者雖得卑位，則旋而死；不賢者或至眉壽；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，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？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，任

其死生壽夭邪？未可知也。人固有薄卿相之官，千乘之位，而甘陋巷菜羹者。同是人也，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，况天之與人，當必異其所好惡，無疑也。合於天而乖於人，何害；况又時有兼得者邪！崔君，崔君，無意無意！

僕無以自全活者，從一官於此，轉困窮甚。思自放於伊潁^⑤之上，當亦終得之。近者尤衰憊：左車^⑥第二牙，無故動搖脫去；目視昏花，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；兩鬢半白，頭髮五分亦白其一，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。僕家不幸，諸父諸兄，皆康彊早世，如僕者，又可以圖於久長哉！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，一道其懷。小兒女滿前，能不顧念，足下何由得歸北來？僕不樂江南，官滿便終老嵩下。足下可相就，僕不可去矣。珍重自愛，慎飲食，少思慮，惟此之望。

愈再拜。

●崔羣 字敦詩，清河人。貞元八年進士。時爲宣州判官，而愈爲國子四門

博士。●宣州主人二句 貞元二十八年以崔衍爲宣歙觀察使。羣與李博俱在幕府。公送楊儀之序亦云：「當今藩翰之賓客，惟宣州多賢。與之遊者，二人焉。隴西李博，清河崔羣。」●靈臺 心神也，見莊子。●比肩青紫 比肩皆是青紫之顯官也。●伊潁 二水名。●左車 左氏傳僖公五年。「輔車相依，唇亡齒寒。」注云：「車謂車牙。」

答胡生書

愈頓首。胡生秀才足下。雨不止，薪芻價益高。生遠客，懷道守義，非其人不交。得無病乎？斯須●不展，思想無已！

愈不善自謀，口多而食寡。然猶月有所入，以愈之不足，知生之窮也。至於

是而不悔，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。

所示千百言，略不及此。而以不慮相見爲憂，謝相知爲急。謀道不謀食，樂以忘憂者，生之謂矣，願無以當之，如何？

夫別是非，分賢與不肖，公卿貴位者之任也。愈不敢有意於是。如生之徒，於我厚者，知其賢，時或道之。於生未有益也。不知者，乃用是爲謗。不敢自愛，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。如之何！若曰彼有所合，吾不利其求，則庶可矣。生又離鄉邑，去親愛，甘辛苦而不厭者，本非爲是也。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。戒生無以示愈者，語於人。用息不知者之謗。生慎從之。

講禮釋友二篇，比舊尤佳。志深而喻切。因事以陳辭。古之作者正如是耳。愈頓首。

①胡生 或作胡直均。均又作鈞。直均求謁于公，望其稱薦于公卿，爲科第

計。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云云。後直均竟登貞元十九年第。②斯頃刻也。

送董邵南①序

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。董生舉進士，連不得志於有司，懷抱利器，鬱鬱適茲土；吾知其必有合也。董生勉乎哉！

夫以子之不遇時，苟慕義彊仁者，皆愛惜焉；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！

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——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！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。董生勉乎哉！

吾因子有所感矣：爲我弔望諸君②之墓，而觀於其市，復有昔時屠狗③者

乎？——爲吾謝曰，「明天子在上，可以出而仕矣！」

●董邵南 壽州安豐人。舉進士。不得志，去游河北。愈作此送之。 ●望

諸君 樂毅去燕之趙，趙封于觀津。號曰望諸君。張華云：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。 ●昔時屠狗句 荆軻至燕，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。

荊潭唱和詩●序

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。愈既受以卒業。因仰而言曰：「夫和平之音淡薄，而愁思之聲要妙●。諧愉之辭難工，而窮苦之言易好也。是故文章之作，恆發於羈旅草野。至若王公貴人，氣滿志得，非性能而好之，則不暇以爲。今僕射裴公，開鎮蠻荆，統郡惟九●。常侍楊公，領湖之南，壤地二千里。德刑之政並

勤。爵祿之報兩崇。乃能存志乎詩書，寓辭乎詠歌。往復循環，有唱斯和。搜奇抉怪，雕鏤文字。與韋布里閭樵悴專一之士，較其毫釐分寸。鏗鏘發金石，幽眇感鬼神，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。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，屬而和之。苟在編者，咸可觀也。宜乎施之樂章，紀諸冊書。從事曰：「子之言是也。」告於公。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。

① 荆潭唱和詩

唐書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。均字君齋，貞元十九年

荆南節度使，與湖南觀察史楊憑，及兩府從事唱和之作也。潭卽湖南。

②

要妙 此作微小美妙之義。

③ 惟九

荆南管變忠萬澄朗涪峽江陵九郡也。

送何堅序

何於韓同姓爲近①。堅以進士舉，於吾爲同業。其在太學也，吾爲博士，堅爲生，生與博士爲同道。其識堅也十年，爲故人。同姓而近也，同業也，同道也，故人也，於其不得願而歸，其可以無言邪？

堅道州人。道之守陽公②賢也。道於湖南爲屬州，湖南楊公③又賢也。堅爲民，堅又賢也。湖南得道爲屬，道得堅爲民。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，服陽公之令，道亦唱其縣，與其比州，服楊公之令。吾聞鳥有鳳者，恆出於有道之國。當漢時，黃霸爲潁川。是鳥實集而鳴焉。若史可信，堅歸吾將賀見其鳳而聞其鳴也已！

●何于韓同姓爲近。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。十一代孫食采于韓，爲列侯。韓王安爲秦所滅。子孫分散。居江淮。晉以韓爲何，遂爲何氏。●陽公貞元十九年九月，以國子司業陽城爲道州刺史。●楊公貞元十八年九月，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湖南觀察史。

送楊少尹序

昔疏廣受●二子，以年老，一朝辭位而去。于時公卿設供張●，祖道都門外，車數百兩；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，共言其賢。漢史旣傳其事，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。至今昭人耳目，赫赫若前日事。

國子司業楊君巨源，方以能詩訓後進；一旦以年滿七十，亦白丞相去歸其

鄉。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，今楊與二疏，其意豈異也？

余忝在公卿後，遇病不能出；不知楊侯去時，城門外送者幾人，車幾兩，馬幾匹；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；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，爲傳繼二疏蹤跡否，不落莫④否；見今世無工畫者，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。

然吾聞楊侯之去，丞相有愛而惜之者，自以爲其都少尹，不絕其祿；又爲歌詩以勸之；京師之長於詩者，亦屬而和之。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。古今人同不同，未可知也。

中世士大夫，以官爲家，罷則無所於歸。楊侯始冠，舉於其鄉，歌鹿鳴而來也。今之歸，指其樹曰：『某樹，吾先人之所種也；某水，某丘，吾童子時所釣遊也。』鄉人莫不致敬，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。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，其在斯人歟，其在斯人歟！

①楊少尹

卽楊巨源，字景山，貞元五年進士，以能詩名。

②疏廣受

廣

受本爲叔侄，漢人，事見漢書。

③供張 謂供具張設也。

④落莫 寥落

寂寞也。

送高閑上人序

苟可以寓其巧智，使機應於心，不挫於氣，則神完而守固，雖外物至，不膠於心：堯舜禹湯治天下，養叔①治射，庖丁治牛②，師曠治音聲③，扁鵲治病④，僂之於丸⑤，秋之於奕⑥，伯倫之於酒⑦，樂之終身不厭，奚暇外慕！夫外慕徙業者，皆不造其堂，不躋其域者也。

往時張旭⑧善草書，不治他技；喜怒窮，悲愉佚，怨恨思慕，酣醉無聊

不平，有助於心，必於草書焉發之。觀於物，見山水，崖谷，鳥獸，蟲魚，草木之花實，日月，列星，風雨，水火，雷霆，霹靂，歌舞，戰鬥，天地事物之變，可喜，可愕，一寓於書。故旭之書，變動猶鬼神，不可端倪，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。

今閑之於草書，有旭之心哉？不得其心而逐其跡，未見其能旭也。爲旭有道：利害必明，無遺錙銖，情炎於中，利欲鬬進，有得有喪，勃然不釋，然後一決於書，而後旭可幾也。今閑師浮屠氏，一死生，解外膠^①，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，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。泊與淡相遭，頽墮委靡，潰敗不可收拾，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，多技能，閑如通其術，則吾不能知矣。

●高閑 烏程人，克精書字，宣宗嘗入劉御草聖，遂賜紫衣。後歸湖州閑元寺終焉。閑好以書川白紵書真草，爲世楷法。●養叔 卽養由基也。去

柳百步射之，百發百中。

③庖丁句

見莊子養生主篇。

④師曠句

曠字

子野，晉平公時人，善爲琴聲。

⑤扁鵲治病

卽秦越人，晉昭公時人。

⑥僚之于丸

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。

⑦秋之于奕

孟子「奕秋

通國之善奕者也。」

⑧伯倫

劉伶字伯倫，善飲酒，百斗不醉。

⑨嘖哉

嘖音劑，哉側吏切。

⑩張旭

蘇州吳郡人。

⑪外膠

身外膠著之事

物也。

余區冊序

陽山①，天下之窮處也；陸有邱陵之險，虎豹之虞；江流悍急，橫波之石，

廉利侔②劍戟；舟上下失勢，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。縣郭無居民，官無丞尉；夾

江荒茅篁竹之間，小吏十餘家，皆烏言夷面。始至，言語不通；畫地爲字，然後可告以出租賦、奉期約。是以賓客游從之士，無所爲而至。

愈待罪於斯^③，且半歲矣。有區生者，誓言相好，自南海挈舟而來。升自賓階，儀觀甚偉；坐與之語，文義卓然。莊周云^④：「逃空虛者，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。」況如斯人者，豈易得哉！入吾室，聞詩書仁義之說，欣然喜，若有志於其間也。與之翳嘉林，坐石磯，投竿而漁，陶然以樂，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。歲之初吉，歸拜其親；壺酒既傾，序以識別。

③陽山 縣名，唐屬連州。

④廉利侔句 言邊廉之鋒利，等于劍戟也。

⑤愈待罪于斯句 貞元二十年，愈貶陽山令。
⑥莊周云句 見莊子徐無鬼篇。

南陽樊紹述墓誌銘

樊紹述○既卒，且葬，愈將銘之。從其家求書，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，曰樊子者又三十卷，春秋集傳十五卷，表，牋，狀，策，書序，傳記，紀誌，說論，今文，讀銘，凡二百九十一篇，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，賦十，詩七百一十九○。曰：多矣哉！古未嘗有也。然而必出於己，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，又何其難也！必出入仁義，其富若生蓄，萬物必具，海含地負，放恣橫縱，無所統紀，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。嗚呼！紹述於斯術，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！

生而其家貴富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，妻子告不足，顧且笑曰：『我道蓋是

也。』皆應曰：『然。』無不意滿。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^②，還，言某師不治，罷之，以此出爲綿州刺史。一年，徵拜左司郎中；又出刺絳州。綿絳之人，至今皆曰『於我有德』。以爲諫議大夫，命且下，遂病以卒，年若干。

紹述諱宗師，父諱澤，嘗帥襄陽江陵，官至右僕射，贈某官。祖某官，諱泳。自祖及紹述，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。

紹述無所不學，於辭，於聲，天得也。在衆若無能者。嘗與觀樂，問曰：『何如？』曰：『後當然。』已而果然。

銘曰：

惟古於詞必已出；降而不能乃剽賊，後皆指前公相襲。從漢迄今用一律，寥寥久哉莫覺屬。神祖聖伏道絕塞，既極乃通發紹述。文從字順各識職，有欲求之此其躅^③。

①樊紹述 名師宗，河中人，元和中擢軍謀宏遠科，授著作佐郎，歷金部郎中，綿絳二州刺史，有治績，進諫議大夫，未拜卒。力學多通解，爲文奇澀。時號澁體。有樊紹述集。②魁紀公至詩百十九卷 皆紹述所述也。

③嘗以金部句

元和十五年正月，憲宗崩，師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。

④躅 跡也。

張中丞傳後敘

元和二年，四月十三日，夜，愈與吳郡張籍①閱家中舊書，得李翰②所爲張巡傳。翰以文章自名，爲此傳頗詳密。然尙恨有闕者，不爲許遠③立傳，又不載雷萬春事④首尾。遠雖材若不及巡者，開門納巡；位本在巡上，授之柄而處其

下，無所疑忌；竟與巡俱守死，成功名。城陷而虜。與巡死先後異耳。兩家子弟材智下，不能通知二父志^六，以爲巡死而遠就虜，疑畏死而辭服於賊。遠誠畏死，何苦守尺寸之地，食其所愛之肉^七，以與賊抗而不降乎？當其圍守時，外無蚍蜉^八蟻子之援，所欲忠者，國與主耳。而賊語以國亡主滅^九，遠見救援不至，而賊來益衆，必以其言爲信。外無待而猶死守，人相食且盡，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。遠之不畏死亦明矣！烏有城壞，其徒俱死，獨蒙媿恥求活？雖至愚者不忍爲，嗚呼，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！

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^十。以此詬遠，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。人之將死，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；引繩而絕之，其絕必有處。觀者見其然，從而尤之，其亦不達於理矣。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！

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，猶不得免；其他則又何說！

當二公之初守也，寧能知人之卒不救，棄城而逆遁？苟此不能守，雖避之他處何益？及其無救而且窮也，將其創殘餓羸之餘，雖欲去，必不達；二公之賢，其講之精矣。守一城，捍天下；以千百就盡之卒，戰百萬日滋之師；蔽遮江淮，沮遏其勢。天下之不亡，其誰之功也？當是時，棄城而圖存者，不可一二數；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。不追議此，而責二公以死守，亦見其自比於逆亂，設淫辭而助之攻也。——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州，屢道於兩府間，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。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。

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，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出己上，不肯出師救。愛霽雲之勇且壯，不聽其語；彊留之，具食與樂，延霽雲坐。霽雲慷慨語曰：『雲來時，睢陽之人，不食月餘日矣。雲雖欲獨食，義不忍；雖食，且不下咽。』因拔所佩刀斷一指，血淋漓，以示賀蘭。一座大驚，皆感激爲雲泣下。雲知賀蘭

終無爲雲出師意，卽馳去。將出城，抽矢射佛寺浮圖，矢著其上輒半箭，曰：「吾歸破賊，必滅賀蘭。此矢所以志也。」——愈貞元⑤中過泗洲⑥，船上人猶指以相語。——城陷，賊以刃脅降巡，巡不屈，卽牽去，將斬之。又降霽雲，雲未應。巡呼雲曰：「南八，男兒死耳；不可爲不義屈！」雲笑曰：「欲將以有爲也。公有言，雲敢不死！」卽不屈。

張籍曰：『有于嵩者，少依於巡。及巡起事，嵩常在園中。』籍大歷⑦中於和州烏江縣⑧見嵩，嵩時年六十餘矣，以巡初嘗得臨渙縣⑨尉，好學，無所不讀。籍時尙小，竊問巡遠事，不能細也。云巡長七尺餘，髯鬚若神。嘗見嵩讀漢書，謂嵩曰：『何爲久讀此？』嵩曰：『未熟也。』巡曰：『吾於書讀不過三遍，終身不忘也。』因誦嵩所讀書，盡卷，不錯一字。嵩驚，以爲巡偶熟此卷，因亂抽他帙以試，無不盡然。嵩又取架上諸書，試以問巡，巡應口誦無疑。嵩從

巡久，亦不見巡常讀書也。爲文章，操紙筆立書，未嘗起草。初守睢陽時，士卒僅萬人，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。巡因一見問姓名，其後無不識者。巡怒，鬚髯輒張；及城陷，賊縛巡等數十人坐，且將戮。巡起旋，其衆見巡起，或起或泣。巡曰：『汝勿怖，死命也。』衆泣不能仰視。巡就戮時，顏色不亂，陽陽如平常。遠寬厚長者，貌如其心。與巡同年生，月日後於巡，呼巡爲兄。死時，年四十九。

嵩貞元中死於毫宋間。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，武人奪而有之。嵩將詣州訟理，爲所殺。嵩無子。張籍云。

●張中丞 卽張巡。唐鄧州南陽人。開元二十四年擢進士第。能文章，歷官太子通事舍人。安史之亂，起兵勤王。與鹽官許遠協守睢陽。大小數百戰，智謀材力，皆有過人者，至食盡城破，不屈，罵賊而死，賜揚州大都督。

②張籍 字文昌，第進士，爲祕書郎，以愈薦爲國子博士，終國子司業。

③李翰 贊皇人，第進士，遷左補闕。與巡善。巡于睢陽死節後，有人誣其功以爲降賊，翰遂傳巡功狀，錄其大小，廣紀博載，表上之，大節始白。

④許遠 杭州鹽官人，敬宗曾孫，爲睢陽太守。 ⑤雷萬春事 雷萬春本巡

偏將，令狐潮兵圍雍丘，萬春立城上，與潮語，伏弩發，面著六矢，而萬春不動，潮以爲非人，探得其實，大驚。 ⑥兩家子弟下二句 巡有子去疾，

于大歷中上書頌父冤恥，語多侵遠。謂賊入城，巡及將三十餘皆割心剖肌，慘毒備盡，而遠與麾下無傷。巡臨死歎曰：「嗟呼人有可恨者。」賊曰：

「公恨我乎？」曰：「恨遠心不可得，誤國家事。」云云。按巡死去疾尙幼，此實惑于傳聞之言也，不通父志指此。 ⑦食所愛之肉 遠與巡守睢陽，

食盡，巡殺愛妾，遠殺其奴，以饗士也。 ⑧蚍蜉 小蟲也，爾雅「蚍蜉大

蝗，同蟻。」^①賊語以國亡主滅，賊將令狐潮，聞玄宗已幸蜀，以書招巡。

有大將六人白巡；『上存亡不知，不如降賊。』巡責以大義；斬之。士心益

勸。^②說者至分始，巡子去疾上書有，『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，城

陷，賊所入自遠處』云云。^③捍音汗，與「扞」同，衛也。禮曰：『能

捍大患則祀之。』^④蔽遮江淮，按睢陽，即今河南商邱縣，襟帶河濟，屏

藩淮徐，自古爭中原，未有不以睢陽爲腰膂之地者。時巡遠力守睢陽，或

議棄城東走，巡遠曰：『睢陽者，江淮保障。若棄之，賊必乘勝長驅，是

無江淮也。江淮爲富庶之地，諸軍賴以贍給，故巡必保障之。』^⑤汴徐

汴州，唐屬河南道，今河南開封縣；徐州，唐屬河南道，今江蘇銅山縣。

按愈初從董晉入汴，爲推官；及汴軍亂，愈東行至徐州，依武寧節度使張

建封。^⑥雙廟，按唐書，大中時，圖巡遠雲像于凌煙閣。睢陽至今

祠享，號「雙廟」云。

①南霽雲乞救賀蘭

南霽雲，魏州頓丘人。初爲張

詔部將，至睢陽，與巡計事，遂留巡所。時御史大夫賀蘭以重兵守臨淮，

巡因使霽雲如淮告急。

②貞元 唐德宗年號。

③泗州 唐屬河南道，今

安徽盱眙縣北。

④大歷 唐德宗年號。

⑤和州烏江縣 烏江縣，唐屬河

南道和州。故城在今安徽和縣東北。

⑥臨渙縣 唐屬河南道宿州，今安

徽宿縣西南。⑦毫宋 皆唐州名，屬河南道。宋州，今河南商邱縣。毫

州，今安徽毫縣。

祭柳子厚文

維年月日，韓愈謹以清酌庶羞①之奠，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。

嗟嗟子厚，而至然邪？自古莫不然，我又何嗟！

人之生世，如夢一覺。其閒利害，竟亦何校。當其夢時，有樂有悲；及其既覺，豈足追維。

凡物之生，不願爲材；蟻罇青黃，乃木之災⑤。子之中棄，天脫畱羈；玉佩瓊琚，大放厥辭。富貴無能，磨滅誰紀。子之自著，表表愈偉。不善爲斲，血指汗顏；巧匠旁觀，縮手袖閒。子之文章，而不用世；乃令吾徒，掌帝之制④。子之視人，自以無前；一斥不復⑤，羣飛刺天⑥。

嗟嗟子厚！今也則亡。臨絕之音，一何琅琅！徧告諸友，以寄厥子；不鄙謂予⑦，亦託以死。凡今之交，觀勢厚薄。余豈可保，能承子託。非我知子，子實命我。猶有鬼神，寧敢遺墮。

念子永歸，無復來期。設祭棺前，矢心以辭。嗚呼哀哉！尙饗！

①柳子厚 卽柳宗元。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。時愈自潮卽袁。此文在袁州作也。②庶羞 庶衆也。羞進也。言進薦之各品，以供祭祀之用者，史記口甘五味，爲之庶羞酸醎，以致其美。③犧罇二句 莊子百年之木，被爲犧尊，罇卽尊後起字，犧尊酒器，圖飾犧形者也，有以木製者。④掌帝之制 唐制翰林學士入學士院一年，遷知制誥，專掌內命，典司綸誥。⑤一斥不復 按子厚因黨于王叔文，貶永州司馬，後遷柳州刺史，遂死柳州。⑥羣飛刺天 言衆郡之蜚語，充斥于朝也。⑦不鄙謂予 不言余謂鄙陋也。

祭十二郎文

年月日①，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，乃能銜哀致誠，使建中②遠具時羞之奠，告汝十二郎之靈。

嗚呼！吾少孤，及長，不省所怙③，惟兄嫂是依。中年，兄歿南方④，吾與汝俱幼，從嫂歸葬河陽⑤；既又與汝就食江南。零丁孤苦，未嘗一日相離也。吾上有三兄，皆不幸早世。承先人後者，在孫惟汝，在子惟吾；兩世一身，形單影隻。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：『韓氏兩世，惟此而已。』汝時尤小，當不復記憶；吾時雖能記憶，亦未知其言之悲也。

吾年十九，始來京城；其後四年，而歸視汝。又四年，吾往河陽省墳墓，遇

汝從嫂喪來葬。又二年，吾佐董丞相於汴州⑦，汝來省吾；止一歲，請歸取其孥⑧。明年，丞相薨，吾去汴州，汝不果來。是年，吾佐戎徐州⑨，使取汝者始行，吾又罷去，汝又不果來。吾念汝從於東，東亦客也，不可以久。圖久遠者，莫如西歸，將成家而致汝。嗚呼，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！吾與汝俱少年，以爲雖暫相別，終當久相與處，故捨汝而旅食京師，以求斗斛之祿。誠知其如此，雖萬乘之公相，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。

去年，孟東野往，吾書與汝曰：「吾年未四十，而視茫茫，而髮蒼蒼，而齒牙動搖。念諸父與諸兄，皆康彊而早世。如吾之衰者，其能久存乎！吾不可去，汝不肯來，恐旦暮死，而汝抱無涯之戚也。」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，彊者夭而病者全乎！嗚呼！其信然邪？其夢邪？其傳之非其真邪？信也，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？汝之純明，而不克蒙其澤乎？少者彊者而夭歿，長者衰者而存全乎？

未可以爲信也。夢也，傳之非其真也，東野之書，耿蘭之報，何爲而在吾側也？嗚呼，其信然矣！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！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，不克蒙其澤矣！所謂天者誠難測，而神者誠難明矣！所謂理者不可推，而壽者不可知矣！雖然，吾自今年來，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；動搖者或脫而落矣；毛血日益衰，志氣日益微，幾何不從汝而死也。死而有知，其幾何離；其無知，悲不幾時，而不悲者無窮期矣。

汝之子始十歲，吾之子始五歲。少而彊者不可保，如此孩提者，又可冀其成立邪？嗚呼哀哉！嗚呼哀哉！

汝去年書云：『比^①得軟脚病，往往而劇。』吾曰：『是疾也，江南之人，常常有之。』未始以爲憂也。嗚呼！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？抑別有疾而至斯乎？汝之書，六月十七日也。東野云，汝歿以六月二日；耿蘭之報無月日。蓋東野之

使者，不知問家人以月日；如耿蘭之報，不知當言月日。東野與吾書，乃問使者；使者妄稱以應之耳。其然乎，其不然乎？

今吾使建中祭汝，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。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，則待終喪而取以來。如不能守以終喪，則遂取以來。其餘奴婢，並令守汝喪。吾力能改葬，終葬汝於先人之兆^①，然後惟其所願。

嗚呼！汝病吾不知時；汝歿吾不知日。生不能相養以共居；歿不得撫汝以盡哀。斂不憑其棺；窆^②不臨其穴。吾行負神明，而使汝天。不孝，不慈，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，相守以死。一在天之涯，一在地之角。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；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。吾實爲之，其又何尤！彼蒼者天，曷其有極！自今已往，吾其無意於人世矣！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^③之上，以待餘年，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，吾女與汝女待其嫁，如此而已。嗚呼！言可窮而情不可終。汝其知也邪？其

不知也邪？嗚呼哀哉！尙饗！

①十二郎 愈兄介之子老成也。

②年月日

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

日。③建中 是僕人名。

④怙

詩「無父何怙，無母何恃。」

⑤兄歿

南方

愈仲兄會，守穀州，卒于貶所。

⑥河陽

今河南孟縣有河陽故城。

⑦佐董丞相句

卽董晉，貞元十三年帥汴州。

⑧孥

妻孥也。

⑨吾

佐戎徐州

是年秋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，十六年五月，建封卒，愈東

歸洛陽。

⑩耿蘭

愈家人之名。

⑪比

猶近日也。

⑫兆

兆塋墳墓之

所在也。

⑬窆

下棺葬也。

⑭伊潁

水名。

祭女孀女文

維年月日，阿爹①阿八使汝孀②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，祭于第四小娘子孀子之靈。嗚呼！昔汝疾極，值吾南逐；蒼黃④分散，使汝驚憂。我視汝顏，心知死隔；汝視我面，悲不能啼。我既南行，家亦隨譴。扶汝上輿，走朝至暮。天雪冰寒，傷汝羸肌；撼頓險阻，不得少息，不能食飲，又使渴飢。死于窮山，實非其命。不免水火⑤，父母之罪。使汝至此，豈不緣我？草葬路隅，棺非其棺；既瘞⑥遂行，誰守誰瞻？魂單骨寒，無所託依。人誰不死？於汝卽冤。我歸自南⑦，乃臨哭汝。汝目汝面，在吾眼傍；汝心汝意，宛宛可忘。逢歲之吉，致汝先墓⑧。無驚無恐，安以卽路！飲食芳甘，棺輿華好。歸于其丘，萬古是保。尙

軀！

① 聖女 元和十四年正月，愈以論佛骨，貶潮州，第四女聖，年十二，死于商南層峯驛。 ② 爹 荆土方言謂父爲爹。 ③ 嫗 乃乳母也。 ④ 蒼黃 今通作倉皇，聲通字也。 ⑤ 不免水火二句 穀梁傳，昭十九年，子旣生，不免乎水火，父母之罪也。 ⑥ 瘞 埋葬也。 ⑦ 我歸自南二句 元和十五年九月，公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。 ⑧ 逢歲之吉二句 長慶三年十月，公尹京兆，發其骨，歸葬河陽。

祭田橫墓文

貞元十一年九月，愈如東京，道出田橫墓下，感橫義高能得士，因取酒以

祭，爲文而弔之。其辭曰：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。余不自知其何心！非今世之所稀，孰爲使余獻歎而不可禁。余旣博觀乎天下，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。死者不復生，嗟余去此其從誰。秦氏之敗亂，得一士而可王。何五百人之擾擾，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鏑。抑所寶之非賢，亦天命之有常。昔闕里之多士，孔聖亦云其遑遑。苟余行之不迷，雖顛沛其何傷。自古死者非一，夫子至今有耿光。踴陳辭而薦酒，魂髣髴而來享。

●田橫 田橫齊後，初爲漢將灌嬰敗于垓下，亡走梁，歸彭越。高祖卽位，懼誅，與其徒五百餘人，入海，居島中。高祖聞齊人賢者多附橫，恐後有亂，乃使使赦橫罪，而召之。橫與其客二人，乘傳詣洛陽，至戶鄉廐置遂自剄，令客奉其首，從使者馳奏，高祖流涕，以王者禮葬橫。旣葬，二客穿其冢旁，皆自剄從之，其餘客在海中者，聞橫死，亦皆自殺。●如東京二句

田橫墓在偃師尸鄉洛陽東三十里。

③闕里 孔子居里也。

④遑遑 不

自安貌。

伯夷頌

士之特立獨行，適於義而已，不顧人之是非，皆豪傑之士，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。一家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寡矣。至於一國一州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蓋天下一人而已矣。若至於舉世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。若伯夷者，窮天地，亙萬世而不顧者也。昭乎日月不足爲明；崒乎太山不足爲高；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。

當殷之亡，周之興，微子賢也，抱祭器而去之；武王周公聖也，從天下之賢

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；未嘗聞有非之者也。彼伯夷、叔齊者，乃獨以爲不可。殷既滅矣，天下宗周，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，餓死而不顧。由是而言，夫豈有求而爲哉？信道篤而自知明也。

今世之所謂士者，一凡人譽之，則自以爲有餘；一凡人沮之，則自以爲不足。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。夫聖人，乃萬世之標準也。余故曰，若伯夷者，特立獨行，窮天地，亙萬世而不顧者也。雖然，微二子，亂臣賊子，接跡於後世矣。

獲麟解①

麟之爲靈昭昭也；詠於詩②，書於春秋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。雖婦人小

子，皆知其爲祥也。

然麟之爲物，不畜於家，不恆有於天下，其爲形也不類。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。然則雖有麟，不可知其爲麟也。角者吾知其爲牛，鬣者吾知其爲馬，犬豕豺狼麋鹿，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，惟麟也不可不知，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。

雖然，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。麟爲聖人出也。聖人者必知麟，麟之果不爲不祥也？又曰：麟之所以爲麟者，以德不以形。若麟之出不待聖人，則謂之不祥也亦宜。

●獲麟

孔子作春秋至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，春秋遂絕筆，爾雅麟麋身牛尾

一角。

●詠于詩

詩周南有麟趾一篇。

雜說四首

龍嘘氣成雲，雲固弗靈於龍也。然龍乘是氣，茫洋①窮乎玄閒②。薄③日月，伏光景，感震電，神變化，水下土④，汨陵谷⑤。雲亦靈，怪矣哉！雲，龍之所能使爲靈也。若龍之靈，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。然龍弗得雲，無以神其靈矣。失其所憑依，信不可與！異哉！其所憑依，乃其所自爲也。易曰：『雲從龍。』旣曰龍，雲從之矣。

善醫者，不視人之瘡肥，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。善計天下者，不視天下之安危，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。天下者，人也；安危者，肥瘠也；紀綱者，脈也。脈不病，雖瘠不害；脈病，而肥者死矣。通於此說者，其知所以爲天下乎！夏殷

周之衰也，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。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，紀綱存焉耳。秦之王天下也，無分勢於諸侯①，聚兵而焚之。傳二世而天下傾者，紀綱亡焉耳。是故四支雖無故，不足恃也；脈而已矣。四海雖無事，不足矜也；紀綱而已矣。憂其所可恃，懼其所可矜，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。易曰：『視履考祥。』善醫善計者爲之。

談生之爲崔山君傳②稱鶴言者，豈不怪哉！然吾觀於人，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。將憤世，嫉邪，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？昔之聖者，其首有若牛者；其形有若蛇者；其喙有若鳥者；其貌有若蒙棋③者，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，可謂之非人邪？卽有平脅曼膚④，顏如渥丹，美而很者，貌則人，其心則禽獸，又惡可謂之人邪？然則觀貌之是非，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。怪神之事，孔子之徒不言。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，故題之云爾。

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。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故雖有名馬，祇辱於奴隸人之手，駢死^①於槽櫪之間，不以千里稱也。馬之千里者，一食或盡粟一石。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。是馬也，雖有千里之能，食不飽，力不足，才美不外見，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，安求其能千里也？策之不以其道，食之不能盡其材，鳴之而不能通其意。執策而臨之曰：『天下無馬。』嗚呼！其真無馬邪？其真不知馬也。

① 茫洋 猶言汪洋大也。

② 玄閒 玄遠間渺之間也。

③ 薄 迫近也。

④ 水下土 水作動詞用，言使下土皆爲水也。

⑤ 汨陵谷 汨沒也，淹沒陵

谷。⑥ 無分勢句 言其國力不分之于諸侯。卽指秦廢封建立郡縣之制。

⑦ 談生之爲句 此不可考。

⑧ 蒙俱

荀子「仲尼之狀，面如蒙俱，」楊倞

注云：「方相氏其首蒙茸然，故曰蒙俱。」

⑨ 平脅曼膚 語見楚詞；平脅

謂兩肩如削平也。曼膚，膚色美曼也。

⑩駢死 駢列而死也。

貓相乳

司徒北平王①家貓，有生子同日者，其一死焉。有二子，飲於死母。母且死，其鳴咻咻②。其一方乳其子，若聞之，起而若聽之，走而若救之，銜其一，置於其棲，又往如之。反而乳之，若其子然。噫！亦異之大者。

夫貓人畜也，非性於仁義者也。其感於所畜者乎哉！北平王牧人以康，伐罪以平。理陰陽以得其宜。國事既畢，家道乃行。父父子子兄弟弟，雍雍如也，愉愉如也。視外猶視中，一家猶一人，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，其亦可知矣。易曰：「信及豚魚，」非此類也夫！

愈時獲幸於北平王，客有問王之德者，愈以是對客曰：「夫祿位貴富，人之所大欲也，得之之難，未若持之之難也。得之於功，或失於德，得之於身，或失於子孫，今夫功德如是，祥祉如是，其善持之也可知已。既已，因敍之爲貓相乳云。

●北平王 馬燧也，燧字洵美，炫弟，大歷建中間，屢破李靈耀田悅，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封北平郡王。 ●咿咿 音伊。

題李生●壁

余始得李生於河中，今相遇於下邳●，自始及今十四年矣。始相見，吾與之皆未冠，未通人事，追思多有可笑者，與生皆然也。今者相遇，皆有妻子，昔時無度量之心，甯復可有是。生之爲交，何其近古人也，是來也，余黜於徐州，

將西居於洛陽，汎舟於清冷池，泊於文雅臺下，西望商邱，東望脩竹園，入微子廟，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③文，久立於廟陛閒，悲那頌④之不作：於是者已久。隴西李翱，太原王涯，上谷侯喜，實同與焉。貞元十六年，五月十四日，昌黎韓愈書。

●李生 名平。

●下邳 今江蘇邳縣下邳故城。

●清冷池文雅臺商邱

修竹園微子廟 皆在睢陽卽梁孝王城，鄒陽枚乘相如皆孝王客也。

●那頌

那詩商頌篇名，祀成湯之詩，睢陽有亳城，湯所都也。其後武王伐殷，以

微子奉商祀，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，以周之太師，以那爲首。

讀儀禮

余嘗苦儀禮難讀，又其行於今者蓋寡，沿襲不同，復之無由考，於今誠無所用之。爲文王周公之法制，麤在於是。孔子曰：『吾從周。』^①謂其文章之盛也。古書之存者希矣，百氏雜家，尙有可取，況聖人之制度邪！於是掇其大要，奇辭奧旨，著於篇，學者可觀焉。惜乎吾不及其時，進退揖讓於其間，嗚呼，盛哉！

●儀禮 儀禮十七篇，漢高堂生所傳，舊說爲周之舊典，中所記，皆吉凶軍賓嘉之禮制，又名禮經，與周禮禮記合稱三禮，爲儒家重要經典。 ●吾從

周 論語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！」

圻者●王承福傳

圻之爲技，賤且勞者也。有業之，其色者自得者。聽其言，約而盡①。聞之，——王其姓，承福其名，世爲京兆長安農夫。天寶之亂，發人爲兵②，持弓矢十三年，有官勳，棄之來歸，喪其土田，手鋤③衣食，餘三十年，舍於市之主人，而歸其屋食之當焉；視時屋食之貴賤，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④。有餘，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。又曰：一粟，稼而生者也；若布與帛，必蠶績而後成者也；其他所以養生之具，皆待人力而後完也；吾皆賴之。然人不可徧爲，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。故君者，理我所以生者也；而百官者，承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大小，惟其所能，若器皿焉。食焉而怠其事⑤，必有天殃，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

嬉。夫鋁易能，可力焉；又誠有功，取其直，雖勞無愧^①，吾心安焉。夫力，易強而有功也；心，難強而有智也。用力者使於人，用心者使人，亦其宜也。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。嘻！吾操鋁以入富貴之家，有年矣；有一至者焉。又往過之，則爲墟矣；有再至三至者焉，而往過之，則爲墟矣。問之其鄰，或曰：「噫，刑戮也。」或曰：「身既死，而其子孫不能有也。」或曰：「死而歸之官也。」吾以是觀之，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？非強心以智而不足，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？非多行可愧，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？將富貴難守，薄功而厚饗之者邪？抑豐悖有時，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？吾之心憫焉，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。樂富貴而悲貧賤，我豈異於人哉！」又曰：「功大者，其所以自奉也博。妻與子，皆養於我者也；吾能薄而功小，不有之可也。又吾所謂勞力者；若立吾家而力不足，則心又勞也。一身而二任焉，雖聖者不可能

也。」

愈始聞而惑之；又從而思之，蓋賢者也，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。然吾有譏焉。謂其自爲也過多，其爲人也過少，其學楊朱④之道者邪？楊之道，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，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，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，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？雖然，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，以濟其生之欲，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，其亦遠矣！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，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。

① 圻 塗工也。

② 約而盡 言簡節而意盡。

③ 天寶之亂二句

卽安祿山

之反也，事在天寶十四年冬，帝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討之，出內府錢帛于京師，募兵十一萬，旬日而集，皆市井子弟也。

④ 鏐

爾雅「鏐謂之

朽」，蓋塗工用以塗朽之具也。

⑤ 舍于市之主人四句

言居舍于市之請爲

圻塗之居停主人，而償歸其所居之屋，與所食之食之值，（當訓值也）視當時

市面之屋與食之價值貴賤，而計算其工錢之宜貴（上）宜賤，（下）以償還之也。⑥食焉而怠其事 言既食其食，而怠惰于其事也。⑦夫饒五句 此言饒巧之事易爲能，且又可施力爲之，若真有功而取其值，雖勞苦不爲愧也。⑧楊朱 戰國時人，孟子云：「楊子取爲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。」

唐書韓愈傳

韓愈字退之，鄆州南陽人。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，封安定王。父仲卿，爲武昌令，有美政；既去縣，人刻石頌德，終祕書郎。愈生三歲而孤，隨伯兄會貶官嶺表。會卒，嫂鄭鞠之。愈自知讀書，日記數千百言。比長，盡能通六經百家

舉，擢進士第。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，表署觀察推官。晉卒，愈從喪出。不四日，汴軍亂，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。建封辟府推官。操行堅正，鯁言無所忌。調四門博士，遷監察御史。上疏極論宮市，德宗怒，貶陽山令。有愛在民，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。改江陵法曹參軍。元和初，權知國子博士，分司東都三歲，爲真改都官員外郎，卽拜河南令，遷職方員外郎。華陰令柳澗有辜，前勅史劾奏之，未報而刺史罷。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。後刺史惡之，按其獄，貶澗房州司馬。愈過華，以爲刺史陰相黨，上疏治之。旣御史覆問得澗贓，再貶封溪尉。愈坐是復爲博士。旣才高數黜官，又下遷，乃作進學解以自諭。執政覽之，奇其才，改比部郎中，史館修撰。轉考功，知制誥。進中書舍人。初，憲宗將平蔡，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。及還，具言賊可滅，與宰相議不合。愈亦奏言，執政不喜。曾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，均子錡素無狀，愈爲文章字命錡，謗語囂暴。由是

改太子右庶子。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，宣尉淮西，奏愈行軍司馬。愈請乘，遽先入汴，說韓弘使協力。元濟平，遷刑部侍郎。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，入禁中三日，乃送佛祠。王公士人，奔走膜暝，至爲夷法灼體膚，委珍貝騰香係路。愈聞，惡之，乃上表極諫。表入，帝大怒，持示宰相，將抵以死。裴度崔羣曰：「愈言訐牾，罪之誠宜。然非內懷至忠，安能及此！願少寬假，以來諫爭。」帝曰：「愈言我奉佛太過，猶可容。至謂東漢奉佛以後，天子咸夭促，言何乖刺邪！愈人臣，狂妄敢爾，固不可赦！」於是中外駭懼，雖戚里諸貴，亦爲愈言。乃貶潮州刺史。旣至潮，以表哀謝。帝頗感悔，欲復用之，持示宰相曰：「愈前所論，是大愛朕。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。」皇甫鑄素忌愈直，卽言愈終狂疏，可且內移。乃改袁州刺史。初愈至潮州，問民疾苦，皆曰：「惡溪有鱷魚，食民畜產且盡，民以是窮。」數日，愈自往視之，令其屬秦濟一羊一豚投谿水而告

之。祝之夕，暴風震電起谿中。數日，水盡涸，西徙六十里，自是潮無鱷魚患。袁人以男女爲隸，過期不贖則沒入之。愈至，悉計庸得贖所沒，歸之父母，七百餘人。因與約，禁其爲隸。召拜國子祭酒。轉兵部侍郎。鎮州亂，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，詔愈宣撫。旣行，衆皆危之。元稹言韓愈可惜，穆宗亦悔，詔愈度事從宜，無必入。愈至，廷湊嚴兵迓之，甲士陳廷。旣坐，廷湊曰：「所以紛紛者，乃此士卒也。」愈大聲曰：「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，故賜以節，豈意同賊反邪？」語未終，士前奮曰：「先太師爲國擊朱滔，血衣猶在。此軍何負朝廷，乃以爲賊乎？」愈曰：「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。若猶記之，固善。」天寶以來，安祿山、史思明、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？亦有居官者乎？」衆曰：「無。」愈曰：「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，官中書令，父子受旗節，劉悟李祐皆大鎮，此爾軍所共聞也。」衆曰：「弘正刻，故此軍不安。」愈曰：「然爾曹亦害田公，又殘其家

矣。復何道！」衆議曰：「善。」廷湊慮衆變，疾麾使去。因曰：「今欲廷湊何所爲？」愈曰：「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，但朝廷顧大體，不可棄之。公久圍之，何也？」廷湊曰：「卽出。」愈曰：「若爾則無事矣。」會元翼亦潰圍出，廷湊不追。愈歸奏其語，帝大悅，轉吏部侍郎。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，欲逐之，遂以愈爲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，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。紳果劾奏愈，愈以詔自解。其後文刺紛然，宰相以臺府不協，遂罷愈爲兵部侍郎，而出紳江西觀察使。紳見帝得留。愈亦復爲吏部侍郎。長慶四年，卒年五十七，贈禮部尙書，諡曰文。愈性明銳，不詭隨，與人交始終不少變。成就後進士，往往知名，經愈指受，皆稱韓門弟子。愈官顯，稍謝遣。凡內外親若交友，無後者爲嫁遣孤女，而卹其家。嫂鄭喪，爲服葺以報。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、太史公、劉向、揚雄後，作者不世出，故愈深探本元，卓然樹立，成一家言。其原道、原性、師說等

數十篇皆奧衍闔深，與孟軻揚雄相表裏，而佐佑六經云。至它文，造端置辭，要爲不襲蹈前人者。然惟愈爲之，沛然若有餘。至其徒李翱、李漢、皇甫湜從而效之，遽不及遠甚。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，亦皆自名於時。

